

青视野

青年文学出版实践：

如何扮演好“最早那一批辨认者”

康春华

一直以来，思想文化的传播与出版的繁盛与否有紧密的联系。五四运动以来，近现代出版事业作为科学、民主、自由思想的“助产士”“播撒者”，普及新知，促进社会观念的更新，深刻地推动了近现代社会实践，如何敏锐把握和呈现时代思潮、思想文化、审美趣味的交流互动以及变迁？就青年出版而言，出版者如何才能发现有价值的文本？如何寻找并呈现中国青年那些值得留存的语言和思想？在传统文学类出版社之外，那些“小而美”的图书品牌和独立工作室对青年文学出版作出了怎样的贡献？

2023年11月，在以“一种出版，一种思想：新兴出版和青年写作实践”为主题的上海—南京双城文学工作坊中，新兴出版者与上海、南京的批评家一道探讨当前青年出版的价值与意义、现状与问题。正如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李伟长所说，青年文学出版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对作者的“第一次辨认”。如何扮演好“最早那一批辨认者”，需要出版从业者对时代的思想文化现状、汉语写作的潜力和青年作家的生存环境等问题有深刻的观察和理解。

以阅读和书写的方式介入世界

青年出版是中信出版集团文学出版的重要板块，在其旗下“大方”“春潮”“回声”“花笙”“乘风”等多个子品牌中，青年文学以不同题材、体裁和风格呈现。纵观其作者队伍，不仅囊括辽京、杨知寒、糖匪、大头马、魏思孝、索南才让、邓安庆等具有一定知名度的青年作家，也包含一些跨领域写作“新鲜面孔”：比如历史题材作品《洛阳劫》的作者唐克扬本职工作是建筑设计师和建筑艺术研究者；小说《水下之人》的作者吕晓宇是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，现在北大任教，研究方向是国际冲突与和平；《吞剑者》是青年导演高临阳的首部小说集，他同时也是电影《野马分鬃》的编剧、《再团圆》的导演。对女性处境幽微的洞察和书写，对城市与乡村的观察和剖析，对历史褶皱中谜团的探究，对世界与人类命题的宏大关怀……这些青年写作者从不同知识背景和视角展开的创作，展现了一代人进入世界的各种方式，他们的鲜活气息、思考维度、美学特征，通过文学创作，丰富了当代文学与文化的创造性力量。在中信出版集团副总编辑、大方总经理蔡欣看来，文学出版要有设置议题的能力，也要有深耕文学生态的建设。为了让青年作家更好地“被看见”，中信的文学出版联动多方资源，形成文学+动漫、文学+影视、文学+新媒体等矩阵，让青年原创作品进入新消费人群的视野，助力青年创作的成长和读者生态的成熟，以期当代文学提供更鲜活的元素。

出版品牌“拜德雅”创立者之一任绪军，2023年创立了新的出版品牌“重光reire”。与“拜德雅”以书为阶梯，把思想世界的潮声引入当代中国读者的生活这种理念不同，“重光”更希望以书为桥，以阅读和书写的方式介入世界。因此新品牌第一本书是青年作家远子的短篇小说集《光从哪里来》，呈现“县乡中国”里具体的人，讲述他们的爱情、生活、工作与命运。“灵魂和世界是两个尤为触动我的词语。我想寻找一些东西，既能触动灵魂，又能提供观看世界的不同方式。”从“拜德雅”走向“重光”，任绪军希望读者不仅要有思维上的流动，更要有具身经验的行走，“去看大千世界里不同的人，听异响混杂的声音，走向丰富的旷野”。

“以青年自身的建造反哺创作”

班宇的小说《缓步》《冬泳》、杨潇的非虚构作

青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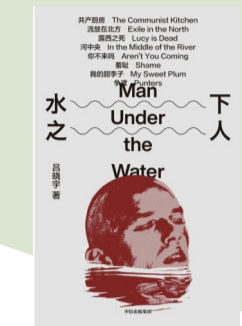
《雪春秋》：成长的路还很长

谭镜汝

华北低地的蔓延与黄河淮河的缓慢冲积，造就了河南省独特的平原风景。这片厚土上的讲述者们十分特别，他（她）们对语言的重视，对叙述尺度的把握，以及在淳朴民俗中隐匿荒诞、戏谑的本领都超乎寻常。在郑在欢的故事里，不论《驻马店伤心故事集》还是《今夜通宵刺杀》，他在不拘一格的漫谈中，保存了幽默戏谑的讽刺笔调。他在迈入而立之年的路途上，交出了《雪春秋》这部长篇处女作。

郑在欢的写作，并非是躲藏于理性之下、介入某段历程的讲述，只有把《雪春秋》中的女性成长历程看作一种诗学的延伸，方能在作者营造的这场平原上的梦境里，识别出雪、春、秋三位女性，以及小说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故乡与他乡间奔走时，所仰赖的诗学动力和所传递出的精神特质——在我看来，这是在缄默、障壁与离心力这三重驱动下的一段漫长旅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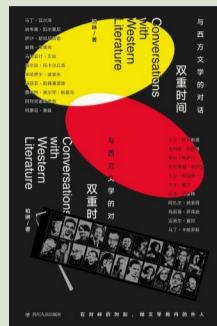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三位女主角都活在一个多姊妹的家庭中。她们的远近房亲、村中好友、邻里人家大多都满怀期许地沉溺在一种对男婴降临的等待中。对此，尚是黄发垂髫的大雪、春蓝和秋荣，以及她们家中的姐妹，都以缄默的态度来应对。这一在童年里或因惧怕、或因规训而养成的姿态，在整部《雪



《水下之人》，吕晓宇著，中信出版社，2023年8月



《撞空》，宥予著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23年8月



《双重时间》，柏琳著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2021年4月



《角斗场的〈图兰朵〉》，田浩江著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22年8月

品《重走》、刘天昭的诗集《竟然是真的》、慕明的科幻小说《宛转环》、王柳的非虚构观察笔记《贫穷的质感》、宥予的长篇处女作《撞空》……单读书系从001号开始，至今已经陆续推出37部作品，在时代与青年群体的互动中，对青年写作的不同面向进行打捞和呈现，让更多的“丰富性”甚至“异质性”能够被看见。单向空间出版总监罗丹妮谈到，参与同代人的写作和出版需要准确的判断力和巨大的勇气。一个青年写作者的出场是艰难的，出版者究竟应该给作者提供什么样的支持，帮助他们建立自己的生活，“让他们的写作能够长期发展，以自身的建造反哺创作，而非昙花一现”，这是她始终在思考的问题。她认为，以人为本的出版理念，落脚点应当在于人的创造。理想状态下，这个“人”应当囊括作者、读者和编辑三个方面，青年出版应当建立一种更为良性的可持续模式，在助推青年写作者成长的同时，也不断促进编辑的自我的养成，同时让读者的精神和心灵世界获得长远的发展。

2023年10月21日，青年作家海漭凭借短篇小说《时空画师》获得2023年雨果奖。这部作品首发于《银河边缘》MOOK杂志。谈及为何保留《银河边缘》，八光分产品总监戴浩然说，初心是想为中国科幻做点什么。“当时国内可以发表科幻中短篇原创的平台很少，大多数作家都是从创作中短篇开始成长的，作者出不了头，哪里来的希望呢？”作为一家体量小、成立时间短的文化公司，近年来，八光分在科幻版权和作品引进、国内科幻原创出版两条赛道上做出了耀眼的成绩。物理学家刘洋的长篇小说《火星孤儿》，七月的《群星》《小镇奇谈》和梁清散的《不动天坠山》等，是近两年长篇科幻小说中令人瞩目的优秀之作。这些经由八光分的挖掘、出版和运营，陆续进入IP开发、版权运营和影视改编等环节。戴浩然说，出版唯一一件核心的事，是让一部好作品找到有可能喜欢它的读者。“科幻的存在为世界提供不一样的角度，具有非常特殊的价值。只有发掘优秀的原创科幻作品，才能为科幻产业下游提供优质的原创IP。中国科幻原创出版的未来可期。”

寻找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

我们应当对汉语写作有怎样的期待？当代汉语还有没有新的可能性？出版如何推动产生新的语言所需要的社会思维？这是“副本制作”主理人冯俊华一直思考的问题。他认为，对当代汉语的想象，最终要通过一种社会关系，重新回到自身的创造力层面。“副本制作”以出版的方式关注当代汉语的创造、实践和传播。因此挖掘素人作者，推动他们进入自己熟悉、浸润其中的环境，挖掘自己的潜能，进行自觉的创造和写作，是“副本制作”很重要的一种出版实践模式。胡安焉的热门畅销书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正来自他们的发掘。胡安焉后来回

忆道，当“副本制作”的编辑联系自己时，其实自己并不了解非虚构的写作方法，“两位编辑告诉我，我的写作能力、经历、性格这些因素单拎出一两样，可能会和其他人重合，但结合在一起，可能就不会再有另外一个人”。

10年前，“活字文化”从创立之日起，就以人文思想和通识教育为自己的理念核心。文学是“成就有生命的思想”的重要方式，不断发掘、出版具有原创思想性的文学和文化书籍，是活字文化近年来深耕的方向。活字文化总编辑刘净植关注到，当前许多人文学术著作还是以西方理论架构和语言表达方式为主，人文学术著作的出版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？出版是否有可能促进新的汉语学术语言的诞生？她谈到，比如《了不起的游戏》《角斗场的〈图兰朵〉》的作者均非专业的学者和写作者，但他们都在各自领域中浸润多年，当他们谈起京剧和歌剧艺术，叙事节奏、语言表达、行文风格都为原创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带来了新鲜的气息。而青年作家吴越的《必须写下我们》、柏林的《双重时间》……这些青年出版实践呼吁有创造性的写作，来让汉语保持自身的活力、新鲜度，带来思想上的新气象。

被“过度收割”的忧虑，抑或未来憧憬

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当前青年作家的出场方式变得更多元化。从豆瓣、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平台出道，或由出版社挖掘、出版处女作，已经成为不少青年作家出版作品的重要方式。随着“素人写作”浪潮的兴起，越来越多跨领域的年轻人加入到写作队伍中。面对青年文学创作和出版生态的变化，批评家韩松刚认为，就文学发展规律和青年作家的成长逻辑而言，一个作家的成长是需要耐心的。当下，青年出版似乎充满着快节奏，各类青年写作在名利诱惑的情况下被“过度收割”。这种催熟式出版，对青年写作可能是毁灭性的方式。何平认为，在文学场域中有很多活跃的青年作家，但真正拥有好作品的为数甚少。“如果说鲁迅是一个可以写N种短篇小说的人，当下的青年作家顶多是一个人写一种短篇小说。他们在还很年轻的时代，已经变成没有创作活力的老作家了。”

青年出版究竟是“太多”还是“太少”？文学创作评论现场与出版界或许有着不同的看法。面对新时代青年创作出版的多元风景，以及青年创作一个个不同的“小生态群落”，无论是“过度催熟”的担忧，或者是尚待充分开发的“富矿”，都是青年文学生态体系蓬勃发展的体现。无论如何，大家都认为，青年出版可以作为一种引擎、一扇窗口，或者一片试验田，以最契合同时代人的审美方式，让思想突破浅薄、匮乏和平庸，让语言得以流动，让个体朝向和抵达更远的世界。

青年创作关键词

年初，文生视频模型Sora表明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能够企及的丰富程度。这让文学艺术从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思考“文学何为”这个问题。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形成自有恰切的虚拟世界的时候，青年写作还能做些什么？如何发挥自己的“创意”才能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？

回顾文学的媒介演变史，摄影摄像改变过文学，它们的普及曾使小说和散文中的风景描写大大缩减，同时增添了情感“新质”；电影电视的出现同样改变了文学，小说写作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以“讲故事”为第一要义，开始致力于发掘“故事背后”是什么，出现种种新的手法以呈现对生活、世界和个人的新认知。后来，即使“讲故事”重新回到小说的中心，但那种质的改变已完全不同。米兰·昆德拉曾说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必须要有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东西——现在，当人工智能再次“侵占”文学的原有空间，从文学的可能中划走一部分领土的时候，文学何为？

我们的青年作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他们回答得怎样？也许说人工智能完成了对文学领地的“侵占”有些杞人忧天。但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是超越想象的，这个苗头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是现实。文学创作始终要求有新颖的发现，要有“不会被其他学科替代的东西”。希望青年作家们带着活力、勇气和才华，为当代文学添加新质，开拓更多可能性。

（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在读研究生）

青年创作关键词

年初，文生视频模型Sora表明了人工智能发展的速度和能够企及的丰富程度。这让文学艺术从业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思考“文学何为”这个问题。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形成自有恰切的虚拟世界的时候，青年写作还能做些什么？如何发挥自己的“创意”才能不被人工智能所取代？

回顾文学的媒介演变史，摄影摄像改变过文学，它们的普及曾使小说和散文中的风景描写大大缩减，同时增添了情感“新质”；电影电视的出现同样改变了文学，小说写作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以“讲故事”为第一要义，开始致力于发掘“故事背后”是什么，出现种种新的手法以呈现对生活、世界和个人的新认知。后来，即使“讲故事”重新回到小说的中心，但那种质的改变已完全不同。米兰·昆德拉曾说，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，必须要有其他学科替代不了的东西——现在，当人工智能再次“侵占”文学的原有空间，从文学的可能中划走一部分领土的时候，文学何为？

我们的青年作家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吗？他们回答得怎样？也许说人工智能完成了对文学领地的“侵占”有些杞人忧天。但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是超越想象的，这个苗头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是现实。文学创作始终要求有新颖的发现，要有“不会被其他学科替代的东西”。希望青年作家们带着活力、勇气和才华，为当代文学添加新质，开拓更多可能性。

在「无边」的现实

近年来，青年作家的技巧能力相对而言获得了较佳的提升。他们更注重文学的艺术质地，在乎是否能在艺术表达上作出自己的独特探索。杨知寒的《一团坚冰》以自然讲述的方式，把自身探进叙述的文本中。在她笔下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并不意味着生冷、相反，温暖在许多细节中透露出来。杨知寒尊重角色各自的艰难，她不刻意要求人应该怎样，或者彼此的关系应该怎样。所以在《大寺冬无雪》中，我和父亲之间的距离感并不能消解彼此的连接。在《出徒》中，母亲祈祷家族中的仇恨可以消失，要我温和待人，以善良融化坚硬。《水漫蓝桥》中，我和徒弟之间也有着默默的关心。相对于气候的寒冷，人与人之间，或者人的内心，更需要也更需要等待与热。她求解，但是不苛求唯一确定的解。

作为三次上榜“城市文学排行榜”的作家，张怡微对现实的观察冷峻而敏锐，她向事情本身，适度而清明。她的小说是一种以人文精神为底色、携带温暖和热度的写作。这种看待人情世事的冷静，在剥离时的温厚与理解，让她与笔下的人物在精神世界里相遇，共同探究和求索。张怡微在小说中提供“思想表情”的丰富性，这是一种远看似有近似无的妙，在静默中掀起内心的阔大和汹涌。她写作的静气区隔于冷漠与淡然，恰恰是种特别深入尘世的感知。

在顾拜厄的《绿光》中，有着一线城市代表性的女性：在大城市独居，拥有名校学历背景却面临求职的窘境，抱着美好想象，努力在夹缝中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。小说中提到的傍晚天空中粉色的云、粉色的气球、粉色的落地灯，既包含了少女对爱情幻想的重量，也具有共同的特征：易逝、易碎、易幻灭。在粉色之外，橘调、深蓝以及纯白，新的撞色基调在《尼格瑞尔》中延续，话题的丰富和流变更使文本带有后现代的意识，在一整条文本的能指链上，探求年轻人的婚恋观，于细节的缝隙中提供属于当下的情感经验和历史经验。所有这些灵动的呈现，都在展示这一代青年作家追求表达上的艺术感。

二

“无边的现实主义”的格局正在打开。青年作家们已经不再将“现实主义”作为约束，而是充分地利用它的无限性，让文学表达变得更自由。视野的开阔带来的早已超越景观的变化，它意味着在传统与现代之中，找寻突围与言说路径。

在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上，侯磊的《北京烟树》颇有典型性。侯磊始终以敏锐的观察度、胡同平民的视角和体味世道人心的朴实心境，来描写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平凡的、微小的、趣味的、酸涩的……那些能触动人心中最柔软地方的瞬间。作者把目光聚焦于细节，把自己变成叙述北京日常的一部分，与这座古城感同身受。

同为对现实的回应，借助符号化的书写是另一路径。路魁《去道罗的船》虚构了码头杂工濠仔的心灵漂流史，根据“伤疤”这一线索串联起不同的片段，大海因此具有了强烈的隐喻性，“来处”与“终结”仿佛是莫比乌斯环连接。杨映川《有皮肤的人》用“皮肤”这个与情爱、肌肤之亲有着紧密联系的物象，对当代人的欲望进行了一番颇为灵动的

在「无边」的现实
展现飞扬想象力

张菁

隐喻折射。寓言性质的言说表现的是带有哲学意味的思考，它的趣味在真与假之间的荒诞，而不拘于现实主义的叙说。

在熊生庆的《逐水船》中，“逐水船”作为命运的符号意象，承载着完整且令人信服的表达。南方女人先后流浪到渔村、货船、米镇、金坝等地，遇到不同的男人，经历不同的人生。在水气淋漓的河面上，女人的命运几乎与风浪同频，宁静安稳往往只是片刻，但她面对苦难时依然守护着内心的光亮。孙一圣《外星人俱乐部》中的超现实元素给作品增添了光彩。外星人以及小说结尾回忆起的锅盖一样的飞碟，呈现出可多向解读的隐喻性，是搅动人心神的妙笔。魏巍的《W君上线》融合混淆虚拟世界与真实世界，用一种没有一字一处提到“元宇宙”的方式，书写了一个元宇宙现实。这些都是青年作家笔下对现实、对生活的表达，看似光怪陆离，实则是视野的拓展与想象力的飞翔。

三

青年作家们更敏锐地捕捉到自己心性的波澜和波折，在虚构中有更加丰富充沛的展现。爱的能力取决于成熟程度和彼此之间的平等关系，做出选择的同时也是在寻找某种同一性，相互成就。关注个体的自我成长与救赎，探讨爱的能力，这亦是文学持续关注的情感伦理和情感能力中的一面。

蒋在看到人和人之间渴望的情感，以及难以持久地相互抵达。《等风来》在故事之内，形成的是冲突和冲突之间的张力，它影响着故事，影响着人物和事件，影响着他们的判断和难以判断。而在故事之外，它又有着悠远而让人深省的回音。蒋在将个体经验进行延展，内在的真切和充沛，又使之有着强劲的源头。修新羽的《你们也如此》细腻展现了互联网大厂年轻人的精神世界。主人公顾小林是初入职场的普通大学生，谨小慎微，遵守规则。面对裁员压力与高强度的工作节奏，她时时产生这样的困惑：自己与同事之间是否存在相濡以沫的情谊，还是说只有试探、忍耐与背叛？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在绩优主义带来的原子化浪潮中，努力想要将心比心，把周围一个个面目模糊、同病相怜的“你们”还原为具有主体性的真正的“你”。

相较于故事的展开，朱婧更在乎看似静气平稳的生活状态下，人的内心经受的控制、压抑、拘谨、释放的种种矛盾。有爱才有刺痛，有对边界的不断扩张，通过不断觉知情绪，享受生命的美妙和真实的存在。朱婧在《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》中写道，我的太太童年像个男孩子一般的模样，充满了活跃跳动。她的生动地的聪慧她的生机勃勃凝结在过往的成长岁月里。

视野更开阔、表达更艺术、“自我”更透彻固然是当代青年创作的共同“底色”，但他们写作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相似的不足。比如在细节落实上有所欠缺，故事有时是飘着的；比如小说的宽调度不够，更多在呈现自我，关于他的故事则显得单薄简单；比如深邃而有见识的思考还不够，前行意识还要加强。

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我们不能用创造问题的思维来解决问题。新时代的青年自有的生活、新的情感，由此生发出新的精神、新的理想……这一切必然会孕育出新的文学。对此，人们没有理由不充满期待。

（作者系《青年文学》主编）